

五朝名臣言行録

後集 上

漢書門類			
二	三	〇	七
九	〇	函	號
一	〇	架	冊
一	二	冊	

漢書類	
二	三〇七
一	二〇七
二	七
一	架冊
二	函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307
冊數	12 ( 3 )
函號	網 51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後集

晦菴先生朱

熹纂集

太平老圃李

衡校正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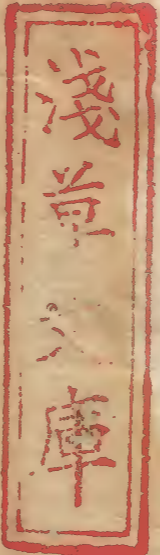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弼

參政歐陽文忠公脩

第三卷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彥博

參政趙康靖公槩





參政吳文肅公奎  
參政張文定公方平

第四卷

樞密胡文恭公宿

端明蔡公襄

尚書王懿敏公素

集賢學士劉公敞

第五卷

參政唐質肅公介

參政趙清獻公抃

御史中丞呂公誨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鎮

第六卷

太傅魯國魯宣靖公公亮

丞相荆國王父公安石

第七卷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

諫議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

侍講呂公希哲

詳見外錄

第九卷

中書舍人曾公鞏



內翰曾文昭公肇

內翰蘇文忠公軾

門下侍郎蘇公軾

第十卷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絳

門下侍郎韓公維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尚書左丞王公存

丞相蘇公頌

第十二卷

丞相劉忠肅公摯

樞密王公巖叟

諫議劉公安世

第十三卷

內翰范公祖禹

侍郎鄒公浩

諫議陳忠肅公瓘

第十四卷

康節邵先生雍

詳見外錄

密學陳公襄

秘書丞劉公恕

節孝徐先生積



正字陳公師道

五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終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韓琦 魏國忠獻王

字樞圭相州人中進士第二人事 仁宗 英宗 神

宗官至丞相配享 英宗廟庭

天聖五年 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一時唱

名第一甲方終大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

殿上

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篋庫眾以

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並家傳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

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胡氏傳

家錄



以右司諫供職勸 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  
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  
於 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 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  
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  
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  
也章十上不報公抗疏乞出 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  
參政韓億石中立等 家傳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  
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 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  
切直有本末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不則  
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  
公得此益自信 行狀

民間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  
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徒三年公  
奏大中祥符八年敕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

詔同詳定阮逸胡瑗等所造鍾律公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  
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  
作樂之源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內擊壤  
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得以氣象求乎既達其  
源又當究當今之所急國家方夏 寧 又弛邊備大戎之性  
豈能常保願 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之誠移訪安  
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為長遂詔將來南郊用和峴舊樂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錄二司開封止  
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司以示至公從之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費莫如  
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  
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  
一切罷之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  
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  
垣存藁自序於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以益利路人飢為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  
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為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  
全活檄劍門閬民流移而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為甚明道  
中以災傷嘗勸納粟後糶錢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  
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

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為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千餘萬

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家傳

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授公陝西安  
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寇已解圍去然亦  
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  
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為不  
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願留雍以觀後效無已則范仲淹  
為可召為國家計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  
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  
為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  
誠意招徠人才也

康定元年夏竦都護西師公副之未幾遣李士鼎宗慤內侍



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爲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倉卒赴敵必敗合府爭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會議乃畫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戍數十城寨彼聚而來故常與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大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守界濠不敢與虜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未下知兵者以公言爲然

公任來集下勤苦忘寢食期有以報上出按屯至涇原聞元

昊乞和公論諸將曰無約而降者謀也雖備遠調兵若未集賊果入鈔山外公指圖授諸將曰山間狹隘可守過此必有伏或致師以怒我或爲餌以誘我皆無得輒出待其歸臣隨也邀擊之而裨將任福王仲宝徂小勝數違節度公檄之曰違節度有功亦斬福猶進兵遇伏遂戰死疾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

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集屬戶益市諸羗馬討殺生羗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塞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改觀察使公爲秦州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不辭

初京師所遣戈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嘗輕之目曰東軍而志



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士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  
又以籠竿城據衝要乞建為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  
既任事久歲補月完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  
中將亦習戰鬪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公方建請於鄜延澤  
三州各以士兵三萬為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為一  
視虜所不備互出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  
以招橫山之人度橫山隴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  
視興靈宄中兎爾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  
賊知不可敵亦歛兵不敢近塞並行狀  
公駐延安忽有人夜携匕首至卧内遽褰幃帳公起坐問曰  
誰何曰某來殺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  
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公復就枕曰汝携匕首去

其人曰某不忍願得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亦不治  
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納之時范純祐亦  
在延安謂公曰不治此事為得休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  
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公嘆曰非琦所及塵史  
公與范公同召拜樞密使副公自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  
又與范公伸前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  
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故作閱古堂詩  
叙其事傳于世  
初夏人方議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范公俱出按行遂  
命公訟撫陝西范宣撫河東范請益兵屯河陽蒲中及以  
兵從公以為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退於殿廡中猶爭  
公曰若爾則臣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騎范色忿欲再



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會富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亦不以爲忤家傳

公至關陝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弱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万二千餘人後田况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六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家傳

時

仁宗以天下多事急於求治手詔宰相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坐咨訪急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帥明按察豐財用抑佞倖進有能退不才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人已側目不安二府皆合班奏事公必盡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列尤不悅

獨仁宗識之白韓琦性直

蘇子美輩爲進奏院事發仁宗爲讒者所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對曰夜來聞遣官遠京城捕館職甚駭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上色悔久之  
別錄

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賈島朝參政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之右府因兩府同對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較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其情亦可見

上遂釋然別錄

從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三限限不獲者



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家傳

徙鎮定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公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捽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溫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負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餘萬鄰城旁路刺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狀定卒惡米陳下執籌不請公時為帥聞之馳入倉率卒約十餘人皆持米前訴公曰米乃如此餘人皆退後出懷中米一累曰琦亦請此朝廷置此米一石約八銀內地不信一

百今雖陳下售猶不失四銀通言自汝扇城命盡數十卒於前公疑然不動一軍股慄遺事

中書習舊弊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

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置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

刑房斷例除其冗繆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

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吏不得

高下于其間行狀

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全補天下事

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以公議用之士莫

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裕享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

率學行尤異篤遣詣京師館于大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

立柴氏後為崇義公法春秋存亡繼絕義擇才臣詣四



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卹募耕唐  
廢田勸課農作守令治最者又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  
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民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  
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行狀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言者而大臣莫  
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乞選立太子 上頤曰後宮一  
二欲就館甥母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傳進對  
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  
爲太子成帝中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明何難于此  
哉 太祖爲天下長慮澤流至今惟 陛下以太祖心爲  
心則無不可矣 仁宗感悟始以 英宗判宗正寺英宗  
力辭臣官宮妾勢未使中外皆是之公復啓曰 陛下屬

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沈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  
他也猶豫不決招讒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辭名  
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得復搖矣 仁宗欣納  
曰如此則宜乘明堂大禮前亟立爲 太子乃召樞密大  
臣諭其事或愕曰此大事母遽 上頤曰朕意決矣曰誠  
如此敢爲天下賀又召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  
藁 英宗既爲太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爲 陛下子  
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宮族屬敦勸 上如其  
請始就吳寧宮會 仁宗弃天下平旦入預大議 英宗  
即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  
下治喪人情肅然日至午市肆猶有不知者公性厚重未  
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 太子定策事必



正色曰此仁宗聖德神斷為天下計太后母道內而  
之力朝廷定議久矣臣子果何預焉元狀又遺事云

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  
未及行仁宗倦勤勢漸迫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即

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豫立以係天下心語日益切時有  
二宗子育宮中公謂二宗子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

明知否上以英宗為言公即將順乞降聖旨劄子權判  
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大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

與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係社稷陛下不可錯上  
曰此事為相公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曼詰公公曰此甚

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素議豈不壞了事  
英宗初為皇太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語國新創廢

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  
允弼入稱先帝晏駕太子即位太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為

誰曰某人允弼曰豈有團練使為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  
曰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曰大

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  
六軍百官中外晏然遺事

英宗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  
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癡立莫知所

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  
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上以授之曰皆須

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  
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後就位哭處之若無事



然歐公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並別錄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居猶若疾者面壁卧不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服告則或熟視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及太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別錄

英宗遇貂璫少恩札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公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搖妄傳語言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

曰領旨公以山陵有重皇太后臨後上殿諸公不預既謂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進呈只是不可泄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間遂開卒難合矣他日光獻對中書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樞密院對語亦如前富弼謂公曰適聞簾下說否弼不忍聞蓋富意亦以太后之意爲然而歸咎於英宗及公力勸太后徹簾不敢令富公預聞後中書已得光獻旨還政密院猶未知也迨手書出富公愕然因此不悅家傳

英宗既自外來又方寢疾不豫人情向在太后公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深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面不得



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大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  
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公即曰太后  
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旣而吳奎曰語不  
大過否公曰不得不如此別錄

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  
可一出祈雨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咨太后再  
怒曰獨不先稟此邪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  
后曰人主出不可以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  
小事朝廷顧旨即辦不數日素仗成上遂幸相國寺京  
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

曹后初未還政公力引古以動之云前世母后更聰明者多  
莫不以固吝權位敗名德太后若脫然復辟則是千古所  
未有請閱史書一一可見太后曰自家何敢望賢人公  
其意回矣即連贊成之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公  
亟令捲簾徹坐乃徃白上上曰莫未否公曰已得親  
詔矣上遂釋然

初曹后難於還政公說曰當別與太后議儀制

山呼警蹕益

衛士五百人之類

太后旣允即以調

上上曰相公苦崇

獎母后是豈好事公曰臣等亟以此誘之方肯放下陛  
下何惜此邪並別錄

帝疾其時有不遜語后不樂大臣有不預立太子者陰進廢  
立之說惟宰相韓琦確然不變參政歐陽脩深助其議嘗  
奏事簾前慈聖嗚咽流涕具道不遜狀琦曰此病故爾病  
已必不爾子病母不吝之乎慈聖不擇曰皇親輩皆笑



著

太后欲於舊窩中尋鬼兒聞有驚懼皆退數步獨琦不動  
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脩乃進曰太后事仁宗  
數十年仁聖之德着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温成  
之寵太后處之裕然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  
邪后意稍和脩復進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人所  
信服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  
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誰  
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後數日獨見英宗帝曰  
太后待我無恩公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  
為大孝豈其餘皆不孝邪父母慈愛而子孝此當事不足  
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孝乃可稱今但陛下事之未  
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長

熙寧中歐公退居穎上聞言及此曰古所謂社稷臣雖  
近之龍川志

英宗初立外六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  
耳吾不懼也既而卒無事英宗即政公以其勇智不世  
出可與有為乃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闕略不  
全補綴僅能識其字皆經國長策大策如取大原伐江南  
伐大戎付中書之類編成十餘軸英宗一見之不覺避  
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後上僊公哭之  
慟曰何事不可為別錄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問謀兩宮時司馬温公在諫  
院呂諫議為侍御九十餘章請誅之英宗雖悟未施行  
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具參政公已簽書矣參政



趙彖難之問歐公曰何如曰年書之章公必自有說公坐  
政事堂以頭字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  
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  
其意以為少緩則中變矣 聞見錄

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若湍水之赴深壑無  
所忌憚或諫曰公所為如是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  
殆非明哲之所尚公嘆曰為人臣者盡力以事其君死  
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  
不成遂輟不為哉聞者愧服温公撰祠堂記

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其何事也時大  
常少弼祝釐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公曰樞  
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第云授命館伴不敢

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三飲而不及他語者公乃  
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事對某事則以某  
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中公所料夏人諷  
濮安懿王以英宗踐祚例當改封上充詳謹不欲遽既

踰大祥始詔兩制議其禮兩制謂當稱大國封皇伯中書  
擬所生稱皇伯無經據又封爵須下誥名之則未得其中  
方下三省再議英宗復詔罷之而臺諫官攻中書不已  
充指歐陽公諸公莫不避匿自解公獨謂人曰此中書  
事皆共議何可獨罪歐陽公士大夫嘆其平直忠諫不肯

推訪與人 行狀

治平三年 上疾革二府問疾罷公奏曰 陛下又不視  
中外憂懼直蚤建太子以安眾心 願之公請 上



筆指揮 上乃批曰立太王為皇太子公曰太王乃  
也煩聖躬更親書之 上又批於後云太王願王其  
欲乞只今晚宜麻上領之時 神宗在側聞是命辭於榻  
前者父之制下文設置東官官屬由是國本定矣

神宗既即位王陶自東宮入御史府為中丞意有所缺望奏  
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  
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  
為故事陶憤不勝乃肆詆誣 上察其奸罷陶言職行狀

○陶言公不押常朝班為跋扈帝遣近臣以陶言示公公  
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矣 帝  
為之動出陶知陳州 聞見錄

一日 上謂公近有欲以二天國封濮王者如何公曰

帝遵守典禮不敢爵父而 陛下豈可爵祖又當以何親  
稱之邪此必黨濮議者欲求必勝殊不顧上累聖德而措

先帝於重不幸也願深察之 上欣然納焉 家傳

公為相日魯公為亞相趙康靖公為參政凡事該政令則  
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大  
事則自決之人以為得相體 塵史

英宗上僊 今上即位一日遂懇辭位 上流涕謂相公欲

何之公一日又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陳以謂清議  
不容如此豈敢安位 上又流涕不語請益堅七日忽

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席以待故除兩鎮除鎮安  
德勝等軍節度兼侍中判相州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

見謂制語大過使臣不得安外乞改 上不許遺事



詔復知相州仍令赴闕朝覲陸辭之日上從容訪問政事  
公因進言用人當辨邪正為治之本莫先於此上曰  
中國之龜鑑朕敢不從家傳

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陸辭日  
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問金陵

何如公曰為翰林李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  
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忱一

書窺其心術只為一身不為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遺事  
公自求與過關神宗問曰卿與王安石議論不同何也公

曰仁宗立先帝為皇嗣時安石有異議與臣不同故  
也帝以公之語問荆公公曰方仁宗欲立先帝為太

子時春秋未高萬一有子措先帝於何地臣之論所  
與琦異也荆公強辯類此公請冊英宗為皇嗣時

宗曰少俟後宮有就閣者公曰後宮生子所立嗣退居善  
邸可也蓋公有以處之矣然荆公當英宗世屢召不至

實自謙也聞見錄

改判大名時朝廷行青苗法眾議謂非便臺諫官及言者皆  
以罪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乞罷其法條例司

疏難頒下及令進奏官指揮本院將中書劄子頒行天下  
公再奏曰臣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

多從刪去唯舉大槩用偏辭曲說為阻難及引周禮國服  
為息之說文其繆妄上以欺罔聖聽下以愚弄天下之人

將使無復敢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至再辨列按周禮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



價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  
衆釋云書其價揭着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也抵故  
也臣謂周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弊而妨民用  
者則官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示民若有急求者則以官  
元買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  
日喪紀無過三月鄭衆釋云賒賁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  
賁買物賈賁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  
貸與其有司辨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衆釋云貸者謂從  
官借本價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  
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  
也於國事受園廩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臣謂  
周禮園廩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都皆無過十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蓋約此  
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廩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公  
因而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者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二  
者萬錢者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都之民萬錢者出息二  
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也然  
當時未必如此也今故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  
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  
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禮至遠之地  
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尚過周禮一倍則制置司所言  
比周禮貸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亦是欺罔上聽且  
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制貴於便時周禮  
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



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民間積滯之貨候民急  
則依元買價與之民有祭祀喪紀就官中借物限旬日  
月還官而不取其利制置司何不將此周公太平已試之  
法盡申明而行之豈可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詆  
天下之公言哉 上始得公疏意已大悟亟欲寢罷王安  
石引疾在告唯參政趙抃等對 上論欲罷之意抃乃曰  
此主於安石乞更俟安石出議之安石既出執之益堅聞  
者惜之未幾御史中丞呂公著亦言青苗非便安石欲黜  
之 上曰須別坐事令出既而又曰公著言韓琦近有章  
疏朝廷亦當聽納自古執政若與藩臣生間隙至有舉  
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者安石遽曰只此可逐矣公著遂  
坐誣大臣欲舉晉陽之甲罷知蔡州諫官孫覺聞之曰此

言覺嘗奏之公貶公著誤也公既以言忤權臣又公著告  
詞明坐所因公益恐悚遂以疾上章乞知徐州章四上  
神宗遣內侍李舜舉慰諭之乃止 家傳。初法下曰琦舊  
臣也義不敢默及不聽曉官屬亟奉行曰琦一郡守也其  
敢不如令 行狀。公知揚州王荆公初及第為簽判每讀  
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見荆  
公少年疑夜飲放逸一日從容謂荆公曰君少年母廢書  
不可自棄荆公不荅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魏公後知  
其賢欲收之門下荆公終不屈故荆公熙寧日錄中短魏  
公為多每曰韓公但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公薨荆  
公挽詩云幕府少年今白髮傷心無路送靈輜猶不忘少  
年之語也 聞見錄



太宗 真宗嘗獵於大名之郊題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于班瑞殿之壁既成客有勸公莫本以進者公曰脩之則已安用進為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歎曰昔豈不知進邪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爾 別錄

公曰御軍自有中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誅百人何害人自不怨 遺事

魏公路公俱嘗鎮北門魏公時朝城令决一守把兵士方二下輒悖罵不已令以解府魏公使前問云汝罵長官信否對曰當時乘忿實有之公即於解狀判處斬從容平和路不變色潞公時復有解一卒猶前者潞公震怒問之兵對如實公亦判處斬以此見二公之量不同如魏公則彼自

犯法吾何怒之有不惟學術之妙亦天資之高爾 元城語公所歷大藩皆有遺愛戎狄尤畏公名凡使契丹及來使新必問韓侍中安否今何在其子忠彥使幕外虜主問左右孰能使南朝識韓侍中觀忠彥貌類父否或對曰頗類命盡工圖之而去館伴王興功遽以告忠彥北門為聘使道舊為京尹書皆押字不名及公留守則名于書其副使成禹錫仍喻來介曰以侍中在此故特名每南來涉臨清界即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無多需索也 行狀

熙寧七年春契丹遣汎使蕭禧來言代北對境有侵地請遣使分畫 帝遣中使賜富弼韓琦文彥博曾公亮手詔問以計策公疏曰臣觀近年以來朝廷奉事則似不以大為為恤虜人見形生心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故造此



端屢遣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觀我應之之術如何爾其所  
致虜之疑者七事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貢乃用  
商船招諭而來於國家初無損益而契丹謂以圖我一也  
吐蕃部族不相君長未嘗為邊患而強取其地建熙河一  
路戕其老弱以數萬計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二也邊  
近四山地勢高仰不可為漕樂向聞遣使部兵編置榆柳  
以制虜騎三也義勇民兵將校其法教習亦精而忽剽圍  
保甲一道紛然義勇人十去其七破可用之成法得增數  
之虛名四也河外城池工築並興增置守具檢覈器械五  
也創都作院頒降弓刀新樣人作戰車費財殫力先自困  
弊六也置河外二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與預言  
出征又深見可疑之形七也夫契丹素為敵國因疑起事

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舟至初示懼蹇以探  
朝廷况代北初為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為之虜情无厭浸  
淫不許虜遂持此以為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  
好臣昔嘗言青苗錢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  
大戮自此聞新法日下實避嫌疑不敢論列今親被詔問事係  
國家安危言及而隱罪不容誅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  
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簡治國之本當先富強則可以鞭笞四  
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散青苗錢為免  
役法次第取錢又內外置市易務新制日下更改无常官吏違  
者坐徙不以赦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然於畎畝商旅嘆  
於道路官吏不安其職恐。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  
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挫衆心離怨此則。陛下始謀者大謬



也又好進之人不顧利害但得邊事將作富貴可圖必曰虜勢已衰特外恃驕慢爾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入虜境則幽燕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奪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於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臣今為。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他意且疆土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特此造端隳累世之好如將言之類因而罷去以釋虜疑乃一聽命則可以迁延歲月。陛下其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速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虜果敗盟然後一振威勢恢復故疆決天人之心雪祖宗之憤矣富文曾皆主

與之論時荆公再入相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也以筆畫其圖命天章閣待制韓鎮奉使舉與之蓋東西弃地五百里云。祖宗故地荆公輕以畀鄰國又建以與為取之論至後世姦臣以伐燕為神宗遺意卒致天下之亂荆公之罪可勝言哉聞見錄

初為館職所與遊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為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有所畏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效此語自在館閣已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封府舉人。二公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和顏對之及公為樞副石介有慶曆五年項曰予早識琦琦有奇



骨可屬大事敦厚如勃後為相歐陽永叔作書錦堂記曰  
臨大節處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  
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為知言家傳

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  
歐尹嘗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  
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遺事

公既解相印王丞相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  
以為名言歐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誘讒  
自止過周公遠矣行狀

公為相休久旱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收斂神功  
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宰相事業也在北門重陽有詩云  
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

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全又作喜雪詩云  
危石蓋深壑虎重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身雖在外自  
任以天下之重如此遺事

公雖在外然其心常係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雖病不忘國  
家或有時聞更祖宗一法度壞朝廷一紀綱則泣血終  
日不食別錄公曰琦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

死自處幸而不死皆偶成實天扶持非琦所能也同上  
公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  
務。又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

戒若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遺事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  
下殿不失和氣而未嘗爭也當時目為三人正如推車子



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

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色也並別錄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遺事

孫和甫奉使虜中過魏請教于公公曰勿以為夷狄而鄙薄之甚善

公在魏府僚屬路拯者就案呈有同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即以袖覆之仰首而語稍稍潛卷以授之別錄

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盃二隻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盃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為之酌酒勸座客俄為一吏誤

觸倒玉盃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罪公神色不動笑謂

坐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數俄頃吏曰汝誤也非故也

何罪之有坐客皆歎公寬厚不已遺事

公帥定州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侍兵旁視燭燃公鬚公

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

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已解把燭矣軍中感服

公姿貌英特美鬚眉骨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

謂高山大岳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

寶怪蓋自然也行狀

公在相位所進用人惟以公議所在凡薦引於上前未嘗

輒漏其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人始聞之家傳

有問公鄭達衆人皆謂出公口日用人等事非人臣所得



須還他

主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琦力治

英宗欲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

黥卒主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為中外所伏一旦居此論

議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 英宗沈吟久之曰如此

則用郭達粗勝質遂然之 遺事

公元動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善則曰琦不及也 別錄

公平日獎進人才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

長忘人短而用之謂大濫其實曾中不啻黑白

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

籠入細乃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 遺事

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

晉公點檢着亦有未盡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在

摘晉公何事或問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

何如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不須以 而能濟者觀

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以立事邪古人謂鸚鵡百鳥

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相遠矣 事

公嘗言 仁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而不與申公誠意不

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寇立朝聞天下 一善言皆歸之萊

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事必歸之晉公未必盡出

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爭歸焉人之脩身養誠意不可不

謹又曰沂公為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

之以為賢相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

絡獨歐范尹旋收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 遺事

或問 實悔叔天下屬望他日大用當何如公曰才偏規



吳長文子環素以堅挺有節槩稱公亦稱之及暮府有闕明  
下有以環為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  
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環敗皆如其言  
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為今日若不錯餘  
不錯矣

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潞公在西府人有以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庠博豈敢望

韓公韓公也然別其博則有些龔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  
與潞公自知之明並遺事

錢明逸父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人聞

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別錄

公屢薦歐陽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復薦之曰韓愈唐之名

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使愈為之未必有補於唐而  
談者至今以為謗歐陽脩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  
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不特臣也陛下何惜不一試之  
以曉天下後世也上從之談叢

公晚與永叔相知而相親最深永叔深服公之德量嘗曰累

百歐陽脩何敢望韓公公曰永叔相知無他琦以誠而已

公知永叔不以繫辭為孔氏書又多不以文中子為可取

中書相會累年未嘗與之言及也別錄

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其

一太祖感一宮嬖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寤伺其

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為萬世法已溺之乃惡其溺而殺

之彼何罪使其復有變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



道服其清識遺事

方守道作 慶曆詩忠邪大明白公與范公適自陝西來  
道中得之范公拊股謂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了公曰天下  
事不可如此如此必壞別錄

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  
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

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  
不及於古人並遺事

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琦有所思而得之未嘗語人  
人亦未必信養兵雖古然積習既久不可廢之又自有  
利處不為不深昔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有生  
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以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

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至此後以拾強悍無  
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斂稅甚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  
樂此豈小事又其練習戰陣而豪壯可使安得與農民同

日道也別錄

公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大原土風  
喜射故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  
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  
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大原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  
弓者人始駭然矣此出於有心也 遺事

公天性清簡獨觀書文晝夜不倦餘暇則喜書札素愛顏魯  
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端重剛勁類其為人 行狀

崔公孺公夫人之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



鎔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者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於  
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爲民害可乎  
嚴憚之記聞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如魏  
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胡氏傳家錄

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資不由講學上蔡語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二

### 富弼 韓國文忠公

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位至丞相拜司徒配享  
神宗廟廷

公初游場屋獲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  
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人追公曰有旨  
以大科取士可亟還公還京師見文正辭以未嘗爲此學  
文正曰已同諸公薦君矣久爲君闢一室皆大科文字可  
往就館時晏元獻爲相求婚於文正文正曰公女若嫁  
官人則仲淹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弼者即議婚公遂  
以賢長方正登第 聞見錄



郭后... 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 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 蘇內翰撰神道碑  
寶元初元昊反公時通判鄆州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  
地邀金幣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  
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門又言身守彬庸  
人平時猶不當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  
有宰相器

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撤樂雖虜使在館  
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虜主行之  
為朝廷羞後使虜使者二虜必罷燕如公言 仁宗悔之  
元昊寇鄆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問具得詳  
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遠郡禁民擅赴闕有公言此非 生

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貶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  
走元昊北走契丹矣

夏守彬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宦者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  
守彬已為天下笑而守忠幹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  
詔罷守忠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  
書屬官可選一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偷  
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又引國初故事請使宰相兼  
領樞密院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  
然未欲遽廢即詔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宰相辭曰恐樞密  
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會西夏自  
領兵降補借奉職驪 公言二人之降其害甚



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邪？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並尋內翰撰神道碑。

劉從愿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寶元中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上。外人無不知者，以此獲罪，奪封罷朝。謂久之得復入，張安道為諫官，再以疏論，列皆中留。公時知制誥，制下復遂國之封，公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推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公始。安道見呂申公，公猶以非舊典不樂。二公之不相喜，皆此類。龍川志。

契丹自晉朝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懿，言略無寧歲。九十六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上用寇準親征之策，自是復通好，不盜邊者三十九年。及元昊叛，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負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其遠，欲其主投詞以動我，欲得日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三年契丹使臣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口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以公名聞，乃以公接待。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托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使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見何邪？英復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羣之公具以聞。上命中丞賈昌朝館使，不許割地而許。命公報聘，見虜主。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塘水治城池，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虜主曰：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志

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公曰：北朝志



大中之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其  
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  
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子勸用兵者此皆  
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  
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弃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  
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帛充物諸臣之家而壯  
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  
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  
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亦  
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  
使者歲一二人爾羣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久之又  
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增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地卑水聚不得不增城壘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猶其  
缺爾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  
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伐故地  
豈北朝之利哉大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  
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稅  
爾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朕已增幣以代賦入  
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  
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禍  
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威悟遂欲求婚公  
曰婚姻易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  
朝長公主之出降齊送不過十萬緡豈比歲幣無窮之獲  
哉書曰卿且歸矣再來當釋一受之必其為之也



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大輔入見宿學士  
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貴  
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何  
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  
南北之民不忍使陷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  
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  
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已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  
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  
顏利為唐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理哉公聲色俱厲虜主不  
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身復使耶律

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所以  
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 上從之

二十萬而契丹平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  
者以其心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 神道碑

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馳還奏曰政府故為此欲

置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呂夷簡爭之曰恐是誤  
當令改定公益辨論不平 仁宗問樞使晏殊何如殊曰

夷簡決不肯為此誠恐誤爾公怒曰晏殊姦邪黨夷簡  
以欺 陛下公晏之壻也其忠直如此 聞見錄 公力爭獻

納二字及還而晏公已稱納矣 温公目錄

公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  
獄執政指



曰公即居此無若近名公正色曰必待其乃止執政不  
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罷之歐陽脩上書引顏魯公使李  
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辭不受  
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比其願而行得家書  
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尋遷翰林學士公見 上力  
辭曰增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  
故不敢以死爭爾 神道碑

熙寧中公罷相鎮亳常深居養疾罕出視事幕府事須稟命者常  
以狀白公公批數字於紙尾莫不盡其理或事有難決幕府憂  
疑不能措手者相與求見公公以一二言裁處徐謂其事幕府  
曉然率常失其所疑者退而歎伏以為不可及公早使強虜  
以片言折狂謀尊中國及摠大政視天下事若不足為者何退

郡乎 灑水 燕談

王拱辰言於 仁宗曰富弼亦何功之有但能添金帛之數  
厚夷狄而弊中國爾 仁宗曰不然朕所愛者士字生民  
爾財物非所惜也拱辰曰財物豈不出於生民邪仁宗曰  
國家經費取之非一日之積歲出以賜夷狄亦未至困民  
若兵興調發歲出不貲非若今之緩取也拱辰曰大戎無  
厭好窺中國之隙且 陛下只有一女萬一欲求和親則  
如之何 仁宗憫然動色曰苟利社稷朕亦何愛一女邪  
拱辰言塞邊曰臣不知 陛下已愛民如此堯舜之主  
也洒泣再拜而去 筆錄

慶曆三年三月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俞方至七月申前命公  
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遽弛虜萬一啟



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與狄輕信之取坐薪嘗膽不忘脩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以命公時元昊使辭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得象論公曰此朝廷特命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政杜衍樞密韓琦與公副之歐余生蔡為諫官皆天下之望石介作詩以美之公既以杜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土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稍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浚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稱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  
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劫其使卒臣之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  
初石介作詩譽公等而詆竦竦怨之會介以書遺公責以伊周之事竦遂教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又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雖不信而公懼不自安因保州賊平求出宣撫河北歸及國門不得見除知鄆州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者



給事在位即民所聚蹶老弱推瘠者處之山林河泊之  
可取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軍皆書其勞約  
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  
糗飯勞之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大塚葬之謂  
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  
歸九活五十萬募而為兵又萬餘人神道碑。邵伯温曰  
公使虜功甚偉而每不自以為功至知青州活飢民四十  
餘萬則每自言之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至和二年召拜集賢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夫相慶  
於朝。仁宗密覘得知之謂侍臣歐陽脩曰古之求相者  
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  
脩頓首稱賀神道碑

公為相議欲稍由學校進士命併從儒臣請立法術太學  
生經明行脩者由右學升左學由左學升上舍歲終  
舍中經行尤高者比及第人命之以官既僉同列奏獨翰  
林歐陽永叔舍人劉原父異論曰如是則通經者未升於  
左學而詞賦者已在高科矣事卒不行家塾記  
至和間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蓋公與河南進士  
段希元魏升平同場屋相善公作相不欲私之故為天下  
之制至今行之聞見錄  
公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  
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稅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  
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悉省刑獄天下  
之碑



公與魏王同右言公老矣及故事宰相存復觀事者魏王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公居母憂朝廷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言臣在中書嘗與韓言之決不當起魏公嘆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二人稍稍有隙龍川志

英宗以疾不能視朝大臣請光獻垂簾后辭之不獲乃從英宗纔康復后已下手書復辟魏公奏臺諫有章疏請太后早復政后聞之遽起魏公啜令儀鸞司撤簾后猶未轉御屏尚見其衣也時公為樞密相怪魏公不聞報撤簾章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公為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公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為此舉者志仁宗嘗主上欺韓公爾公因辭執政例遷官疏言甚危三日不報

見英宗面奏曰仁宗之立陛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與胡宿吳奎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事不忍聞臣實痛之豈仁宗所望於陛下哉以笏指御床曰非陛下有孝德孰可居此英宗俯躬曰不敢公求去益堅遂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歐公絕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公但荅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不廢至薨乃已天下兩賢之歐公魏公之薨也公皆不祭吊國史着公以不預策立英宗與魏公絕至此祭吊不通非也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貫滿殿擲除目榻下公慨然搢笏拾除目進之曰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鉞以誅大臣今日陛下之怒不為常事



也公之臣... 月大過惡可惡者何... 臣以謝天下... 宗為之霽色温言公進說猶久之不已見以道... 內公奏議

英宗臨御一日韓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勞當遷官公曰

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韓有愧色後韓即

長安為范亮夫言其事曰琦便怕富公也邵氏後錄

公懇辭機務章二十上以使相判河陽復五上章辭使相且

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

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位宰相罷者皆除使相至不

稱職者亦然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召赴闕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

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

天何事不可為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奸臣欲進邪說先壞

以無所畏使輔攝諫爭之臣無所復拘其力此治亂之機

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洪範春秋及古

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

久旱公乞罷同天節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

天戒遠奸邪近忠良上親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敢

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

難弭太平不難致也公既謝且云願陛下待羣臣不以

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並碑

熙寧初公再相神宗首問邊事公曰陛下臨御未久臣

愚以為首當推恩愛布德澤二十年未可道着用兵事若

干戈一興上貽宸慮下竭民力願勿首先留意邊事萬一

戎狄渝盟神人共憤為應敵之計



何公曰阜安字內為先蓋是時荆公也帝用  
以威四夷於是用王韶取熙河必規靈夏結高麗以圖大  
遼又用章惇取湖北夔峽之蠻又用劉彝沈起窺交趾二  
人造戰艦於富良江上交趾復知先浮海載兵陷廉州又  
破邕州害守臣蘇緘屠其城掠生口而去又用郭逵趙高  
宣撫廣南使直搗交趾達老將與高議論不同為交趾扼  
富良江兵不得進章死者十餘萬人元豐四年五路大進  
兵取靈武夏人決黃河水灌吾軍壘兵將凍弱不戰  
而自斃者數十萬人又用呂惠卿所薦徐禧築永樂城  
夏人以大兵破之報衣至 帝早朝當宁慟哭宰執不  
敢仰視 帝嘆息曰永樂之舉無一人言其不可者孟進曰臣嘗言之 帝正色曰卿何嘗有言在內惟呂

著在外惟趙高曾言用兵不是好事既又謂宰相曰自今  
更不用兵與卿等宜共享太平然 帝從此鬱鬱不樂以  
至大漸嗚呼痛哉 聞見錄

安石參政議改法理財與公意不合公稱病求去章數十上  
上問誰可代卿公薦彥博 上默然良久曰安石何如公  
亦默然八月以使相判亳州

公在亳時方行青苗錢公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入散於下  
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提  
舉常平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  
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 碑

公自亳移汝過南京張安道留守公來見公久之公徐曰人  
曰謂王亦石乎亦嘗 碑



貢舉或薦安言有文李且辟以考校復之唐石既來一  
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嘗與語  
也富公悅首有愧色蓋公素喜荆公至得位亂天下方知  
其奸聞見錄

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父趾叛詔郭遠討之  
公言海嶠深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遠擇利進退以全  
王師契丹來爭河南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  
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

故參政王堯臣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與  
文彦博劉沆及公同策乞立儲副會翊日有夢故後  
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初  
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公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然不

詔以公為司徒

公為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九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  
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  
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小人不勝則交  
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肆毒於善良  
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並神道碑

元豐六年公病上書言八事大抵謂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  
神宗語宰相曰富弼有章疏來章惇曰弼所言何事帝  
曰言朕左右多小人惇曰可令分析孰為小人帝曰弼  
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左丞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  
惇責安禮曰左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五輩今日且  
誠如上論明曰聖學非臣所及安禮亦謂小人惇無



以對九年五月大生殯於公所居

聲公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聞見錄

富公致事家居專為佛老之學故吏呂大臨與叔奏記於公曰大臨聞之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大道為未盡輕禮義為不足學致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測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 呂集

三公俸一百二十千外皆不取 清心學道獨善遠政

每早作放中門鑰入瞻禮家廟對夫人如賓客子孫不冠

帶不見 塵史云富鄭公治家嚴整子舍女僕咸不得石

相往來閨門肅如也 平時謝客 文潞公為留守時節往

來公素喜潞公昔同朝更拜其母每勸其早退公既

薨公子紹廷字德先能守家法與公兩婿及諸甥皆同

居公之第家之事一如公無恙時毫髮不敢變鄉里稱之

建中靖國初擢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德先辭曰熙寧變

法之初先臣以不行青苗法得罪臣不敢為此官 上益

嘉之除祠部員外郎崇寧中卒 聞見錄

又聞見錄云富公之客李惲問公曰公治平初進戶部尚書

妻許氏進司徒一妾而年何也公曰治平初乃躬自辭官



今日公皆選取自辭妨佗人也蓋避公與荆公  
政事不合出判北京七年不召自此眷禮復厚矣

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  
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鼎張鼎之杜杞陳希亮  
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知人神道碑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晁氏客語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為嬉以殺為  
儼兵交兩河腥聞于上帝厭之命我祖宗昇爾鑪錘

往消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敷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剝削  
人矧敢好兵百二十年諱兵與刑惟彼犬戎謂帝我駟

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來公尺筆答之既服既馴則  
擾綏之堂堂韓公與來相望語鴨于燕邊方以寧宴德

元年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  
驚旌旗鶴鴈降格于廷云有天赦已而公生天欲赦民

公啓其衷遂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  
潦荐飢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自泉流  
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二三宗

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  
降神今歸不留臣賦作頌以配松高蘇內翰碑銘



歐陽脩文忠公

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事

仁宗

英宗

神宗位至

參政

公生四歲而孤母韓國太夫人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成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竒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知其賢

朝薦之黃門聖神道碑



公少時從里階借書言或抄之抄之未年而已成誦矣吳

相撰行狀

范文正忠亮謹直言無回辭左右不便因言公離間大臣貶  
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洙上言靖與仲淹  
交淺臣於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公貽書責  
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繳奏其書降授夷  
陵令公復與師魯書云五六年來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  
間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駭怪時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以歌之記問

公初坐論救范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為環慶帥辟公掌  
牋奏公難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為已利哉同其退不同  
其進可也遂辭不往行狀

初范公之貶公與尹師魯分

首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

人自是朋黨之論起公乃為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  
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進君子  
之真朋其言懇惻詳盡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  
之如仇讎而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  
知制誥賜三品服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奇  
不試與近世揚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二人而已嘗因奏  
事論及人物上自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用  
而不果也碑

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字公言今四海騷然未見太平之  
象請不宣示於外淮南漕臣獻羨餘十萬貫公請拒之

防刻刻行狀



保州兵亂，公為河北軍運使，辭。上面諭無為久留之也。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亦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戾以失行繫獄。公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

徐州神道碑

富公之議誅亂兵也，公時使河北，復被命權知鎮州。既在，且其議且曰：脩至鎮州，必不從命。富公不得已，遂止。是時小人讒言已入，而富公大閱河北之兵，多所升黜。諸者因曰：富公擅命專權，自作威福，已收却河北軍情。於是京師禁軍丞亦大閱，多所升擢。而富公歸至國門，不得入，遂罷知鄆州。向若遂擅殺二千人命，禍何可測也。然則公一言不特活二千人命，亦免富公於大禍也。貴事。

其政賈昌朝陳執中惡公欲因張氏事深治之。令蘇安世鞫獄不成。蘇云：不如鍛鍊就，仍乞不錄問。內官王昭明為監官，下五日，令其監勘正欲盡公道。爾鍛鍊何如。



詔也公者清脫  
公別錄

公至和初判流內銓小人恐公且大用偽為公奏乞澄汰官官  
宦官聞之果怒陰以事中公遂出公知同州而言者多謂公  
無罪上亦悟留判修唐書俄翰林為學士自滁州之貶至  
是十二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大稱  
上意上思富韓之賢復召真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  
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  
慶神道碑

公在翰林 仁宗一日乘間見御閣春帖子讀而愛  
之問左右曰歐陽脩之辭也乃悉取宮中諸帖閱之  
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公在翰林日建言讖諱之書淺俗一經怪字經妨道九諸書及

符疏所請一切削去之以無缺後學 仁宗初國子監

長政諸經正義所引讖諱之說逐旋寫錄奏上時政才  
不甚主之竟不行 呂氏家塾記

知貢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變  
公惡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以險怪知名者黜去  
殆盡勝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知開封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各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  
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  
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  
耳聞者稱善 並神道碑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疾  
退有禮為人必疎彼醫書木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愛



病兒服藥云無効則不如留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  
人診脈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  
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  
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爲意故所至  
民便既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二五日間事已  
十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如僧舍或問公爲政寬簡而事  
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爲寬以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  
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  
以爲知言賈事公爲政以鎮靜爲本明不及察寬不至縱  
吏民安之墓誌

仁宗既連失襁豫鄂三王遂更無皇子言者常以國本不可  
不急交章論述每極言中旨嘗因大水言之然初無

之意如此五年嘉祐在秋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有疏論述  
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時矣但未得其人既而左右願曰宗  
室中孰爲可韓公對曰此事豈臣下敢議當出自聖擇上  
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絕然近不慧大者可也遂啓曰  
其名謂何上即道今上舊名曰名某今二十歲矣余  
等遂力贊之議乃定明日奏事因又啓之上曰決無疑  
也余等奏言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既退遂議且  
判宗正時今上猶在濮王喪乃議起復上大喜曰如  
此甚好二公與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  
斷在不疑仍乞自內中批出上曰此事豈可令婦人知  
中書行可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辭避至七年二月一日  
服除望卧稱疾前後十餘達余奏曰宗室自來不領職事



今外人忽見不次擢用皆知將立為皇子不若正其名  
立為皇子緣誥勅降付閣門其得以堅卧不受若立為皇  
子只煩陛下命學士作一詔書告報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其  
受不受也韓公力贊之遂降詔立為皇子仍更名某自議  
皇子事凡所奏請皆余與西廳通侍郎自書其改名劄子  
余所書也所擇日旁十字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上  
親點今封在中書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賢名及遷入內  
良賤不及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厨而已中  
外聞者相賀公奏專錄

自嘉祐以後朝廷務惜名器而進人之路稍狹公屢建言館  
閣育材之地材既難得而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期  
傑然出為名臣矣餘亦不失為佳士也遂詔二府各舉五

人行狀

孫侍郎長卿罷環慶路安撫拜集賢院學士為河東轉運使  
臺諫交章論列長卿守邊無狀宜加降黜中書以長卿感  
病得代無過可黜而臺諫論奏不已六月十一日進呈  
上厲声曰已行之事何可改臣脩奏曰臣等不為已行難  
改若朝廷果是除授不當能用臺諫之言改正足以上彰  
陛下從諫之聖臣等能不遂非而改過亦是好事但長  
卿除授不為非當若從臺諫之言使彼銜冤受屈於理未  
安然之奏事錄

濮議初不出於公及臺諫有言公獨入辨於朝故議者指公  
為立議之人公不自辨唯曰今人以濮議為非使我獨當  
罪也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為是而獨稱我



善則我宜愧於二公又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又於五代史記書晉出帝父敬儒周世宗父柴守禮事及李彥詢傳發明人倫父子之道尤為詳悉實事

公平生不甚留意禮經嘗與祖父說濮議事自云脩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至子弟書院中凡問有之因取讀竟為人後者為其父齊衰杖期云云其言與脩意合由是破諸異議自謂得之多矣蘇氏談訓

英宗之喪歐公於衰經之下服紫地皂花緊絲袍以入臨劉庠奏乞貶責上遣使語歐陽公使易之歐陽公拜伏面謝過公日錄

公長子發娶冲卿之女郎中薛良孺歐陽公之妻族也曩歲坐舉官不當被劾遷延踰南郊赦赦原良孺由是怨之揚言

於琅公公有惟薄之醜朝士以濮議故多疾公由是流布遂廣藉之奇遂以此事劾之仍言某月日彭思永為臣言

上以為無是事之奇伏地叩頭固請以其奏付密院於是公與冲卿皆上章自辨後數日復取其奏以入因謂執

政言事者以閨門曖昧之事中傷大臣此風不可長乃命之奇思永分析皆無以對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先是之

奇盛稱濮議之是以媚脩由是薦為御史既而反攻脩脩尋亦外遷故其謝上表曰未乾薦禰之墨已闕射羿之

弓日錄

蔣之奇彈公英宗不聽之奇因拜伏地不起上顧左右問何故父不起之奇仰曰此所謂伏蒲矣上明日以語

大臣京師傳以為笑龍川志



公與魏公同在政府公長一歲魏公諸事頗從之至議推尊  
濮王同朝但攻公故公遺令託魏公作墓誌欲令魏公承  
當此事耳馬永卿云

嘗獨對奏曰近聞臺諫累奏臣專主濮議上荷陛下保全  
言者稍息上曰參政性直不避衆怨每見奏事時或二相  
有所異同便相折難其語更無回避亦聞臺諫議事往往  
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時諍可知人不喜也今後少戒此臣  
對曰臣以愚拙敢不如聖訓奏事錄

知青州諸縣散青苗錢乞令民正納本錢以示吾民為利罷  
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碑

除判太原府公辭未知蔡州且曰時多喜新奇而臣思守拙  
衆方與功利而臣欲循常執政知其終不附已俄詔以本

官知蔡州 行狀

公在蔡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  
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坊  
畫畫惟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倦遊錄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古書古文圖書集二代以來金石刻  
為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為多在滁時自號  
醉翁晚年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  
卷琴一張碁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間是為六一行狀

自云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心無怨惡爾公初以范希文  
事得罪於呂相遠貶三峽流落累年呂公罷相公始被進  
擢後為范公作神道碑言西事時呂公擢用希文盛稱呂  
之賢能釋私憾而共力於國家希文子純仁大以為不然



刻石則輒削去此一節云我父至死未嘗解仇公歎曰我亦得罪於呂相者唯其言公取信於後世也吾嘗聞范公平生自言無怨惡於一人兼其與呂公解仇書見在范集中豈有父自言無怨惡於人而其子不使解仇於地下父子之性相遠如此信乎堯朱善惡異也

知潁州時呂公之子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時人未知公還朝力薦之由是漸見擢用遺事

公於經術務究大本所發明簡易明白論詩曰察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為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失傳妄自為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善矣得其本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於諸儒當昌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固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

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為異論也其於詩易多所發明為詩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之說是矣復何云乎被詔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為紀一用春秋法於唐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於一而後世禮樂為空名五行志不書事應盡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為尤多行狀

修唐書取後置局專修紀志而已列傳則尚書宋祁修也朝廷以一書出於兩手體不能一遂詔公刊詳列傳令刪修為一體公雖受命退而嘆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多不同豈可悉如己意於是一無所易及書成奏御吏白舊制修書只列書局中官高者一人姓名云某等奉勅撰而公官高當書公曰宋公於列傳用功深而為日久豈可



捨其名而奪其功乎於是紀志書公姓名列傳書宋姓名此例皆前未有自公為始也宋公聞而喜曰自古文人不相讓而好相陵掩此事前所未聞也

公修五代史記褒貶善惡其法其精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師其意不襲其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此其志也書減舊史之半而事亦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下司馬遷又謂筆刀馳騁相上下而無駁雜說至於紀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謂我作伶官傳豈下滑筆者也並遺事

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眾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墓誌。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大緩也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可有欲効之不詭則登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

公父鄭公嘗有遺訓戒遺用刑韓國公母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碑

張舜民遊京求謁先達是時公與司馬公王荆公為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惟公與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受夷陵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陳年



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垂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諒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去叟集

公嘗誦王沂公之言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

公與其姪書云歐陽氏自江南歸明累世蒙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此書中欲

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於其私乃見真偽此公與其弟姪家書也東坡集

蘇內翰軾序公之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循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



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  
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歐陽文忠公答李詡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  
罕言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  
慎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爲不悖此其  
大略也臨岐計都官用章謂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  
之欲言吾知求叔詒後世之誦者其在此書矣塵史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  
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  
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  
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是  
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

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求  
救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求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  
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  
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  
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龜山語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文彥博

潞國忠烈公

後漢

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

哲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

之毬浮出司馬温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墮大水壑中已沒

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壑兒得出識者知二公之仁

智不凡矣聞見後錄

寶元中河東關漕使堂上議難得可任者章郇公言聞搢紳

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許公曰恨不識也可召來面

詢之明日召至堂上退許公嘆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

不可遂自歿中侍御史差委明年就遷待制不出十年世



將入相趙萊公錄

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九十八處減價糶  
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或  
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燄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  
事須當有術也 東齋記事

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鈴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折馬牙  
為薪不可過軍校白之座客股票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  
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卒氣沮無以為變 記聞

樞密直學士明鎬討貝州久未下 上深以為憂問於兩府  
參知政事文彥博請自往督戰八年正月丁丑以彥博為  
河北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時樞密使夏竦惡鎬九鎬所  
奏請多從中沮惟恐其成功彥博奏今在軍中請得便宜

從事不中覆

上許之公至貝與明鎬督諸將擊賊圍以攻

城旬餘不下有牢城卒董秀剽炳請穴地以攻城公許之  
貝城南臨御河秀等夜於岸邊穿穴奔上於水畫匿穴中  
城上不之見也久之穴成自教場中出秀等以褐袍塞之  
走白公選取敢死二百命指使將之銜校自穴入有虞候  
楊遂請行遂白軍士中有病歎者數人不可去請易之從  
之既出穴登城殺守者垂絙以引城外入城中驚擾遂生  
擒王則 記聞

知求與軍起居舍人母湜鄆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  
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  
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  
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綃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



曰納其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亦  
肆復安記聞

至和初陳恭公罷並用文富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於

百官班中聽其議論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相賀

黃門具奏上大悅予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

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對上曰古

之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

故余作文公批荅云東淮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

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鑾

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紳之無

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恥乃薦

省兵汰為民者六萬減廩給之半者又二萬

唐介為御史論公專權植黨交結宮禁仁宗怒召二府宗

之疏唐公語益切樞副梁公適叱唐公下殿詔送臺劾之

公獨留再拜曰御史言事職也願不加罪於是唐公既貶

公亦罷相其後公再入相首薦唐公復召用焉

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慶殿朝會百官就列既卷

簾上暴感風眩之疾僅能成禮而罷已未契丹使者入

辭置酒紫宸殿上疾又作左右扶入禁中公召內侍都

知史志聰鄧保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

中事嚴密不敢泄公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係社稷之

安危惟君輩得出入禁闈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

何為者即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命直省



至中書取軍令狀志聰等素謹意及及諸宮門白下鎖  
聰曰汝曹自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兩府謀以  
不寧欲留宿宮中而無名辛酉公建議設醮祈福於大慶  
殿兩府晝夜焚香設幄宿於殿之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  
府無留宿殿中者公曰今何論故事也戊辰以後上神  
思浸清罷離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記開  
熙寧二年公為樞使陳升之拜相以公宗臣詔升之位公下  
公言國朝樞使無位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  
白上卒取禍敗臣忝文臣粗知義理不敢紊亂朝著上  
從之

慶州軍亂二府入議公曰朝廷施為務合人心以靜重為先  
不宜偏聽 陛下即位以來厲精求治而人情未安者更

張之過耳

祖宗法未必不可行但有廢墜不舉之弊

真王荆公曰所以為此將以去民之害何為不可若萬事  
隳頽如西晉風茲乃益亂也蓋荆公知公言為已發故力  
排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博為漕頗慢魏公魏公不為較  
待之甚禮俄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絢  
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  
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稷謁見坐客次久之公着  
道服出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  
聞見錄

公判北京有汪輔之者新除運判為人辯急初入謁公方坐  
廳事閱謁置案上不問入宅久之乃出輔之已不堪既



公禮之甚簡謂曰家人頃令沐髮忘見運判勿訝輔之沮甚舊例監司至之三日府必作會公故罷之輔之移文定日檢按府庫通判以次白公公不荅是日公家宴內外事並不許通輔之坐都廳吏白侍中家宴匙鑰不可請輔之怒破架閣庫鎖亦無從檢按也密劾公不治神宗批輔之所奏付公有云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公得之不言一日會監司曰老謬無治狀幸諸君寬之監司皆愧謝因出御批以示輔之輔之皇恐逃歸託按部逃出來幾罷烏乎神宗眷遇大臣沮抑小人如此可謂聖矣聞見錄

元豐三年王堯臣子同老言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內外寒心先臣參預朝政與文富請立英宗為嗣大計遂定會

公來自北都過闕入覲神宗以問公對曰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乞立皇嗣者甚衆臣等雖有請事未果行嘉祐末琦等卒就大事蓋琦等功也於是手詔中書曰彥博蓄德深善不自伐懷此大功絕口不言中外搢紳莫有知者今緣故臣子明其父勲始得本末乃知接立之功厥有攸在遂加公河東永興節度使公復力辭宴餞瓊林輔臣皆預兩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之語當世榮之

元豐間公以太尉留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參政介之子義問為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為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為恨邪當避之煥曰公所為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公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以



問公公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既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義問聞之復謂煥曰微君殆有失於潞公也一日公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參政為臺官以言彥博謫彥博亦罷相判許州未幾彥博復召還相位即上言唐某所言正中臣罪召臣未召唐某臣不敢行仁宗用彥博言起參政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為深義問聞公之言至感泣自此出入公門下後公薦以為集賢殿修撰帥荆南公之德度絕人如此聞見錄

元豐五年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年德高者為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奭繪像堂中時富公年七十九文潞公與司封

郎中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丙秘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五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慎言皆年七十二大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燾皆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善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公不從令鄭奭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會者凡十三人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占名園古刹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潞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大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



也亦繪像於資聖院其後司馬溫公與數公又為直率會  
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  
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  
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 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  
竚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聞見錄  
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  
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  
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  
總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能及貫穿古今治  
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  
歸洛西羗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  
吏以聞詔聽之 東坡集

元祐初起公平章軍國重事召程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  
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公對上  
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 上屢曰大師少休公頓首謝  
立不去時年九十矣或謂正叔曰君之倨視潞公之恭議  
者以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  
以布衣為 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  
識者服其言聞見錄  
至和中陳執中為相臺官趙抃言執中無材行不可任歐  
陽脩亦上書請退執中議久不決左右怪 仁宗少遊燕  
默有所思焦勞見於色居月餘如此因問 上曰陛下  
得非思代陳執中者乎 上曰然左右乃曰代執中者易  
得耳何至此耶 上曰此老子却可謾人之始用文富



代之朝議皆謂得人數日間歐陽脩脩具以朝議為對  
上曰彥博有才然膽大弼前在政府甚好今復來恐多顧  
慮良久又曰弼前深為人所中傷今來亦焉能不顧慮然  
不若守前志不變也既而彥博果不能謹畏後因郭申錫  
李俊爭塞河事彥博意有所左右 上由此罷之弼亦竟  
以多顧慮少所建明皆如 上所料 南豐雜識

公謂予言初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絳州翼城縣未赴任有客  
李本者三見訪而後得見之且言本有壻為縣巡檢幸公  
庇之又曰本非獨奉于亦有以奉助本嘗知其邑戶口衆  
人猾難治因出一策文字皆景跡人姓名其首姓張比公  
至姓張人事已敗縣未能結正簿尉皆云其等在此各歲  
餘豈無過失為此人所持幸君之來必辦之矣於是公盡

得其姦狀上于州決配之邑人皆悚畏 記事

文彥博



趙槩

康靖公

字叔平應天府人中進士第事 仁宗 英宗 神宗  
位至參政

公與歐陽脩同在館及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  
之及脩除知制誥在時韓范在中書以公為不文乃除天  
音閣待制公澹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  
甥嫁為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為河  
北轉運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 上怒羣臣  
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闕房  
昧之事輕加汚讎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  
者朝廷大體耳書奏 上不悅人皆為之懼公亦澹然如



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譬彙令  
求出廼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彙復表讓  
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奏雖不報時論美之記聞

會郊祀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公乞以封母郡太君宰  
相謂公曰方為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

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賢院判  
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詮若訥言往嘗知貢奉聞母病

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瞿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旦夕為  
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

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

為事集古今諫諍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其書

詔曰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名不至朝廷為高其知

奏書到時愛君之士雖遠山林未嘗一日忘  
座右以時省閱並蘇內翰撰神道碑

通既



吳奎 文肅公

字長文 濰州人 舉五經 又舉賢良方正事 仁宗 宗 神宗位至參政

始公為少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不寐者二十餘年 劉貢父撰墓誌

公始對策極論內降恩澤之為蠹政也及在諫官遂專以禁切左右御史有言事非其實者詔詰問從誰受公奏言御史擇於風聞以言事朝廷用之救過失使其擇之不詳朝廷能容容之不能罪之可也若求主名則後莫有以告御史者矣是自蔽塞其耳目也 上立罷不問

奉使使虜中君臣為其主加稱號謁公使入賀公自以



事官職賀無預也不為往虜主畏其守義甚重之並墓  
神宗問政府地震之變曾公曰陰威 上曰誰為陰曾公曰  
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皆宜戒之  
上問公公曰但為小人黨威耳 上不懌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  
太平唯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後果  
如所言別錄

張方平 文定公

字安道宋城人中茂材異等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事 仁宗 英宗 神宗位至參政以太子少師致仕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常就人借三史  
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  
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共薦之  
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  
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  
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  
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  
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



月之壞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方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元昊叛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疎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箭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所刺兵二十餘萬人皆市人不可用宣毅驕甚所至為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

元昊叛陝西四路置帥夏竦為總帥居長安不臨邊公官言竦端坐長安未嘗臨敵諸路失律一皆不問有總帥之名無總帥之實公據四路敗事加以責罰而罷總帥使四路帥自任戰守之計從之龍川志  
慶曆元年西方用兵已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休息耕牧虜中疋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致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救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曲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

公言竦之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

如公意明年十月始請降



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  
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 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  
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  
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益錢是也  
豈非再權乎 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  
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  
大喜命公密撰手詔罷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  
佛老會者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  
其下必稽首流涕

自陝西用兵公私困之公言自祥符已來萬事惰弛務為姑息  
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  
兵皆非舊律國用既蹙刻政出一切大商歛民乘隙射利  
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且  
比年以來朝廷頗引經術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者  
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吏胥僮僕皆可以構危真  
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原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  
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腹為國立  
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用而治也 並墓誌

張公安道嘗為予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 國朝自 真宗  
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蕩事之人不敢以事  
搖撼朝廷故天下之事知為詩賦以取科第不知其他諛  
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宰相皆  
以此術馭天下 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為政猶持此  
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二公



既罷則輕銳之士稍稍得進漸為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  
往為之動搖廟堂之淺深既可得而知而好名喜事之人  
勝矣申公雖復作相然不能守其舊俗意雖不喜而亦從  
風靡矣其始也范諷孔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為之稱  
首其後晏元獻為政鄭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  
上方嚮之而晏公深為之助乃用歐陽脩余靖蔡襄孫沔等  
並為諫官諫官之勢自此日橫鄭公尤傾身下士以求譽  
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為賢下以傲訕為高於是私訕勝  
而朝廷輕矣然予以張公之論得其一不得其二徒見  
今世朝廷輕甚故思曩日之重然不知其敝也大臣恣為  
非橫而下無由能動其害亦不細也使丁晉公之時臺諫  
言事必聽已若仁宗中年其敗已久矣至於申公非諫

公並攻其短其害亦必有甚者蓋朝廷之重輕則不在此  
使正人在上與物無私而舉動適當下無以議之而朝廷  
重矣安在使下不得議哉下情不上通此亦人主之深患  
也可則從之否則違之豈害於重哉西漢之初專任功臣  
侯者如終灌之流不可謂不賢至使賈誼董仲舒皆至死不  
得用事偏則害生故曰張公得其一不得其二也龍川志  
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  
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  
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大驚調兵築城民大驚擾朝廷  
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於道詔促公行公言南詔去  
蜀二千里安能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  
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



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謂兵罷築城之後合自上元觀燈城  
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澤人始爲此  
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  
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  
蜀橫賦四十萬蜀人至今紀之

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閔士馬築保葦築城之西壓秦境上  
屬戶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  
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曰兵不  
出塞何名爲輕舉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  
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

英宗不豫召公賜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  
公抗聲曰必穎王也適長而賢請書其名上乃疾書以付

公墓詩

上將召用介甫公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夫  
下由是介甫深怨之記聞

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率欲以豐財而強兵公因陛  
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  
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  
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少留乎曰退即行矣

上亦悵然

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  
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首豪許以  
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  
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亦



豐而威令行間謀精而審吏士用命財所入輒先知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宗平并州欲遠取幽蓟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 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矣 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監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險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 陛下任其患 不可聽也 並誌

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器召二府觀焉公以宣徽使與召觀謂天子脩貢為厚也 陛下神武可一戰勝也公獨曰

陛下謂宋與契丹九幾戰勝負幾何用度必公皆莫知 神宗以問公公曰宋與契丹大小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才一勝耳 陛下視和與戰孰便 上善之 談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議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北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

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奔之南方其患有不闕言者若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則社稷之福也

公自念將老無以報 上論事益切至論用兵起獄先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 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 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並誌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張方平

五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四

胡宿 文恭公

字武平常州人中進士第事 仁宗 英宗官至樞密副使

入內都知楊懷敏以滯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斥出為和州  
知州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知制誥封  
還詞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  
死幸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歐公選墓誌  
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  
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獲  
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事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



是其言至今行之。公諱廉，耻之責當先士人功，積之宜厚。武士邊防，偏裨京師，將校年七十者，衆其間，曾經行陣立功伐，一旦下令，悉令告老，沮立功之心，解守邊之體，非所以爲國養恩也。時包拯建此議，屢以詞氣折公公論，不可奪朝廷卒從公議。胡宗愈撰行狀。

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今下並誌。

公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臚寺公以說書。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自公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壬則以貝州叛，公文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聲地道。皇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



以三聖並配。五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年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即言宜用迭配如初。詔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卹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曰：詳議欲得人，公苦欲白。上緣是不得，奈何？公曰：彼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負平生之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所好如此。涇卒以折支不給，出惡言欲為亂。其後斬二人，黜四人，亂意乃息。委公置獄治。二司吏不時計度，三司吏其後吏。

曰：涇卒悖慢，誠其罪然。折支軍情所繫，積久不與，則三司豈得無罪耶？陛下以包拯近臣，不令曲法申恩，而極猶不自省，公拒制命，臣恐主威不行而綱紀益廢矣。極懼立遣吏就獄。嘉祐六年拜樞密副使。羣臣方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若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仁宗謂公上疏，命公為青詞，禱諸陵山川，以求諸嗣。公上疏，仁宗謂漢文帝二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是時文帝已有元子，猶對有司稱楚王、吳王、淮南王皆秉德以陪朕，何為不豫哉。



祖皇帝感 憲太后遺言捨魏王而立 太宗其  
英斷自開闢以未未之有也 陛下必待聖嫡然後擬  
非居安思危之道願察宗室之賢者立之則儲位定而人  
心安矣 仁宗感悟遂罷祈禱 行狀  
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鞞板而忘記不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  
而退終未嘗色動 呂氏家塾記  
公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為造物  
者所嗤燕談

# 蔡襄

字君謨興化軍人中進士甲科事 仁宗 英宗宣至  
端明殿學士

范仲淹敗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後  
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公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託其事  
四賢謂仲淹靖洙脩不肖斥若訥也其詩播于都下士人  
爭罵之謂書者市之頗獲厚利政要  
慶曆初永叔安道王素俱除諫官公以詩賀之曰御筆新除  
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  
路難必有謀謨裨帝右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  
土留取功名入速看三人者以其詩薦于 上尋亦除諫



官記聞

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火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脩太平既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過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正而上得益與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下竦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為尤多歐公撰墓誌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墓誌

陳執中參政公與孫甫上言執中剛復不才若任

不幸 上不聽因求出知福州記聞

公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禮節勸學除其甚害在時閩士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五以經術教授學者至數百人公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

公為文章清道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為人善仁宗尤愛禕之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温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曰此待詔職也並墓誌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談訓



王素

懿敏公

字仲儀以父旦遺恩補官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事

宗官至端明殿學士以工部尚書致仕

仁宗方留精政事思闕得失親除諫官而歐余王蔡相次進  
用公嘗言禮部取士不詢采行實顧文辭漫漶不足以應  
務請郡國置學擇明師使通知經術稍近三代里選之法  
自景德以來較今內外無名之費數陪于前請置官三司  
量一歲所入其用非急者皆省去之會皇子生議欲因赦  
百官進官大賞賚諸軍公又言方元昊叛契丹數有所求  
縣官財用不足宜留金繒以佐邊費一官爵以賞戰勞其  
議為公止

仁宗御天章閣出手詔問兩府大臣所以與



治華弊之方公又疏時政姑息十餘事皆人所難言者  
禹王撰墓誌

仁宗問公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公曰惟宦官官妾不  
知姓名者乃可充選帝憮然有間曰惟富弼耳公下拜  
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廷相富公士大夫皆舉笏相賀  
或密以聞帝益喜曰吾之舉賢於夢卜矣聞見後錄

慶曆中京師旱公為諫官乞親行禱雨帝曰太史言月二  
日當雨一日欲出禱公曰臣非太史然是日必不雨帝  
問故公曰陛下幸其當雨以禱不誠也不誠不可動矣  
臣故知不雨帝曰明日禱醴泉觀公曰醴泉之近猶外  
朝也豈憚暑不遠出耶帝每意動則耳赤耳已盡赤眉  
聲曰嘗禱西太乙宮公曰乞傳旨帝曰車駕出郊

告卿不知典故公曰國初以虞非常今久太平預告  
姓瞻望清光者衆耳無虞也諫官故不危從明日特召  
以從日色甚熾城霧漲天帝玉色不怡至瓊林苑回望  
太乙宮上有雲氣如香烟以起少時雷電雨甚至帝却  
道遙輦御平輦撤蓋還宮又明日召公對帝喜曰朕自  
卿得雨幸甚又曰昨即殿廷兩立百拜焚生龍腦香十七  
斤至中夜舉軀盡濕公曰陛下事天當恭畏然陰氣  
足以致疾亦當慎帝曰念不雨欲自以身為犧牲何慎  
也

公言王德用進女口事帝初詰以宮禁事何從知公不屈  
帝笑曰朕真宗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豈他人比德  
用實進女口已事朕左右何如公曰臣之憂正恐在



陛下左右耳。帝命官臣賜王德用所進文口錢各三百千。押出內東門訖奏。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官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後開見知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供厨傳之費。前後日加豐而不知約，故輸者益加困，而不能勝。公為一切裁約之。鐵錢惟行於兩川，歲加鑄不止，故錢輕貨重，商旅不行。公為罷鑄十年，而物價以平。利州路饑，公遣發廩賑救，民得無流徙。詔適下，而公奏至，公為政在便人情。蜀人錄公所行為王公異斷。墓誌

公自筮仕所至，稱為能吏。既升臺，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上前事有不合，衆皆自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也。議者自公為獨擊鷓鴣名賢詩誌。



劉敞

字原父吉州臨江人中進士甲科事

仁宗

英宗

至集賢學士

直集賢時方議定大樂天子使中貴人參其事公諫以為正  
事莫重於樂今才學滿朝辨論有餘足以增朝廷之光而  
顧使若趙談者居間臣恐為袁盎笑也 弟舍人敞撰行狀

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州公奏請棄之謂假令新城足以蔽秦  
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形便利賊能  
乘之以擾邊雖傾國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糜國財困  
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咫尺之地時議者不同竟留之秦  
州坐是應接 行狀



判考功夏竦薨見疏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不  
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有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  
侵臣官疏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  
可以止矣歐公撰墓誌

知制誥陳丞相以脩注未一月為言上曰此豈計官資日  
月耶公謝曰上又面諭曰外間事有不便當一一語朕  
也無幾何朝廷從禮院有所詢問禮生擲印狀以報禮  
官莫知知禮院事吳充謫罰禮生而坐以公官公奏以謂  
朝廷久安吏習因循百司庶府苟且已甚稍激厲振作未  
知如何而充以此得罪豈不傷事害政請追止前命已而  
脩起居注馮京復以言事奪職公因奏事上謂公曰吳  
充乃是振職馮京意亦無他中書惡其查不與含容耳公

奏言自古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寃謫臣下今則  
不然上慈仁好諫而中書不務將順聖德之美排逐言  
者乃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必且感動陰陽有風霧日食  
地震之變居五日地果震鎮戎軍而都下雪後累日昏霾  
太陽色昏濁略皆如公言公又勸上收攬威權無使聰  
明蔽塞法令不行以消災變上深納之

兩制諸公多求補郡者公上疏論邪臣正臣之分正臣常難  
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陛下參任觀之呂溱  
蔡襄歐陽脩賈黯韓絳皆有直質無流心論議不阿執政  
有益當世者誠不宜許其外補使四方有以窺朝廷啓姦  
幸之心上悟頗留脩等並行狀

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恠有言



居三日正陰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其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虜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示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駭羞愧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駁也為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治揚前守政苛吏民不安公以寬簡附之而民大和及至鄆月餘境內正清盜賊屏息先是西路久旱鄆尤多蝗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云去

是時士大夫稍於虛名每得官輒讓眾亦予其恬退不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下至布衣

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之粟帛亦讓公以為此皆極偽求名要上迷眾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為準

是歲將親大禘于太廟丞相欲加上尊號公以禮部兼領名表丞相請撰表公說止之曰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至今且二十年天下之人莫不知天子持盈好謙今復加數字既不足盡聖德而前羨並棄誠亦可惜願加深思富丞相不怡曰適已奏聞乃是上意欲爾不可止也公曰諾退謂子弟曰吾備位近臣當獻可替否寧得罪權門豈可使主上受虛名而棄實邪遂上疏曰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金文聰武神聖孝德盡善極茂復如



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殺獄訟繁多盜賊羣起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讓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而反累二十年昭升之美章九四上天子得公奏碩侍臣曰我意本謂當如此遂斷章表不受公於是忤時相

公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序屠老子以及山經地誌陰陽卜筮醫藥天文畧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遂登大位並行狀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之四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唐介

質肅公

字子方荆南人舉進士

事仁宗官至參政

英宗

神宗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

真外郎知開州會其姪

女有寵於

仁宗遂驟遷一日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

使介上疏引揚國忠為戒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

列殿上卒奪堯佐宣徽使知河陽公又獨爭之不能奪

言未幾堯佐復除宣徽使

仁宗論曰除擬初出中書公遂極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

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相位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

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吳奎觀望夾姦語甚切直

仁宗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富弼徐讀畢曰臣中義憤激雖



鼎鑊不避 上急召二府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  
謂彥博因貴妃得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  
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副梁適叱介下殿介  
諍愈切 仁宗大怒玉音甚厲眾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  
修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介誠狂直然納諫容言人主之  
美德必望全貸遂召當制舍人就殿廡草制貶秦州別駕  
翊日改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  
而遣中使護送介至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名臣  
傳○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藍器 帝怪問曰  
安得此物妃以王拱辰所獻為對 帝怒曰嘗戒汝勿通  
臣僚饋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 妃愧謝久  
之乃已妃又嘗侍宴於端門服所謂燈籠錦者 上亦怪

問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妾故有此獻

上終不樂或云

潞公夫人遺妃公不知也

間見錄

又晁以道云介貶嶺南

將行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於便殿

潭州巨賈私藏蚌胎為閩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

焉公時以言事謫潭倅分珠獄發奏方入

仁宗謂近侍

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覆覽之果然

湘山野錄

改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 帝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

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公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

避如前墓誌

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公言路時潞公

再當國亦言介頃為御史所言亦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

中復言召之

劉志甫撰神道碑



至和後 仁宗臨朝淵默公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治願  
時延訪羣下發德音可否政事以幸天下又言賞罰不可  
以貴賤輕重如孫沔呂溱後縱宜深責必行則衆信矣論  
宮禁干巧恩澤其命不由中書此古所謂斜封非盛朝所  
宜有請裁放後宮冗數罷祈禳之不經者又言士節弗立  
願委大臣進敦厚忠朴之士稍抑聚斂文法吏以消刻薄  
浮競之風 墓誌

治平元年召為侍御史中丞 英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  
聲今出自朕選非由左右言也公言 先帝在位四十餘  
年天下安樂惟仁治而已願恢聖度廣恩德則為善繼四  
海蒙福矣

公雖居外意嘗不在朝廷於是濮議起言者多得罪公憂

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之諫者  
拜參政公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  
誠盡公多所獻替用人明言其才否不立恩不避怨與同  
列論政事反覆再三未嘗阿屈於祖宗法有所更近臣有  
所進退尤極其憤雖在 帝前必究切辨析要是非之歸  
未嘗及顧 帝於是益敬信之而天下翕然想望其風采  
神道碑

荆公與公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好馮道以其能  
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 上前語及此事介  
曰道為相易四姓事十主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  
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譏之非純臣也公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 筆錄



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  
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野錄

熙寧初富公弼曾公公亮為相公與趙公抃王荆公安石為  
參政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美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  
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  
仁錢顛程顥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是時  
鄭公以病足曾公以年老引去公屢爭於上前不能勝  
未幾疽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  
声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  
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筆錄  
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事官缺衆皆以介宜處之

神宗以其有直名故卒大用然君政府遭時有為少所建  
明声名減於諫官御史時

孫參政抃為御史中丞薦公與吳中復為御史久或問曰聞  
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恥呈身  
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  
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唯薦二臺官為無媿耳  
筆錄



清獻公集

五子

趙抃

清獻公

字閱道衢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英宗神宗各至

參政

公為武安軍推官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蘇內翰撰神道碑

以母越國夫人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悌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

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不厭



先是呂泰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者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是不去一時各臣賴以復安

知睦州睦歲為杭市羊公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奏蠲之民至今稱焉

陳升之除樞副公與唐介等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

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

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唯例奈何公曰舍大名則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悅

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統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歲饑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各不虛得矣

為參政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副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躰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躰為小而禁汙耳目之臣用舍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奔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並神道碑

荆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公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舉與



纓契之時何書可讀荆公默然 邵氏後錄

成都以成卒為憂朝廷選擇遣大臣為蜀所愛信者皆莫如

公遂以太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

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朕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願豈

有例哉 上大嘉 神道碑

公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往也屏去龜鶴止一蒼

頭執事張公裕學士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滑龜放長

河不共來 呂氏家塾記

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自淄齊來及境

遇退飛墮水而盡

吳越大譏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意勸食而以

家皆先之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脩城使民

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 神道碑 南豐集有趙越

災議

熙寧中以大資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死者十五六諸

州皆榜衢路禁 增米價闕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

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集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飢者

韓忠獻之守安陽人將鬪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愧見侍中

耳郡幾無事趙清獻再守杭天下劇郡清獻從容為之且

政本於孝悌然不嚴而肅民莫敢犯議者謂二公治民雖

西京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家塾記

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告于天應不可告

者則不敢為也 聞見錄



呂誨

字獻可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官至御史中丞

公幼孤自力為學家於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溫公撰墓誌

治平元年孫覺過余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謂言小事不足決去就當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淵姦邪不當用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如此類者甚衆凡臺諫官言入輒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范純仁言臺吏亦為之沮赦每白御史曰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恃權欲一切以阻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



愧且憤故相約如此覺語余時正月初五六間也後數日  
果聞臺官論濮王事甚急至上元後誨等疏已七八上不  
聽遂皆納勅告求罷去家居不復供職而執政方魯啓令  
禁中自定議尊濮王爲皇是月二十間天章閣賞小桃因  
以勸太后太后有酒所卧閣中內臣高居簡蘇利涉從  
上至太后榻前拜以書一封進太后求一押字太后  
后酒未解不知書所言何事遂從之既而書出乃太后  
命中書尊濮王爲皇等事明日遂奉行太后始知京師  
諛然下至閭巷亦以爲不可太后力爭不已二十二日  
乃下詔罷濮王稱皇等事范純仁等欲起供職公曰稱親  
猶爲吾徒言不用也遂以前後所上九疏乞付中書求書  
而誨等遂皆絀矣蓋自和以後仁宗在位久熟知人

情僞與羣臣才性之善惡故雖委事大臣而聽用臺諫  
廣開言路使耳目無壅蔽大臣有不法者輒去之故任事  
者雖專亦不能自肆治平初英宗即位多不豫任事益  
專始欲快意因用王疇爲樞副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  
遂黜公輔爲滁州團練使知制誥祖無擇亦封還詞頭又  
罰無擇銅三十斤而制遂行是時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  
或盡逐臺諫不留一人京師爲之語曰絕市無臺官其弊  
至此然人主猶采物論朝廷正人未盡去公議有所屬  
言事者斥逐相望而後來者其言愈厲至濮議執政稱  
王爲考是也遂欲稱王爲伯陋矣蓋兩言者各率其私意  
而不知考據於載藉皆不學之過故各有得失然爭論至  
於紛紛連年洶洶者蓋由言路不通故如此皆執政自用



好勝激之使然也 南豐雜識

公以追尊濮園事擊歐公如曰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狂道

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者九十四章具載奏議中司馬

文正作序乃首載歐公諫臣論以為誠言文正之意以獻

可能盡歐公所書諫臣之事使歐公無得以怨歎抑以歐

公但能言之獻可實能行之也不然獻可排歐公為邪反

以歐公之論序獻可之奏又以為誠言可乎歐公晚著濮

議一書專與獻可辨獨歸過獻可為甚矣 邵氏後錄

權御史中丞時有侍臣棄官家居者王安石朝野稱其材天

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居無何弃

衆任已厭常為奇多變祖宗法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

引後時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言

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

安靜之理上遣使諭解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

介甫初參政神考勵精求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頗

久日刻既晏例隔登對官於後殿須上更衣復坐以次

贊引時公任御史中丞將對於崇政殿而司馬公為翰林

李士侍講迺英閣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相遇於路並

行而北温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舉手曰袖

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憚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叩下

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

言取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偏見不通物情

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踈若在侍從

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則天下必受其弊矣温公曰與公素



為心交苟有所懷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不善之亦似  
傷勿慮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可乎  
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  
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  
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門吏抗聲追班乃趨而去温公退  
自經筵默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既而搢紳間宴有  
傳其章疏者往往竊議其太過未幾變更 祖宗法專務  
聚斂百姓騷然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歎服以為不可  
及而公終緣茲事出知鄧州温公退居洛陽每論當世人  
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蓋遠矣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誠  
服之 劉諫議集 神宗天資節儉因得老宮人言 祖宗  
時妃嬪公主月俸甚微嘆其不可及安石獨曰陛下亦未  
能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 帝始有意主青苗取法  
法矣安石之術類如此故呂誨彈章有曰外示朴野中懷  
狡詐 聞見錄

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垂方殊  
不知脉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  
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非祗憚蹠盤之  
苦又將震心腹之變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温公  
康節日就卧内問疾獻可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憂憤不  
能忘未嘗一語及其私也一日手書託温公以墓銘温公  
亟省之已瞑目矣温公呼之曰更有以見屬乎獻可復張  
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温公誌其墓未成河南監  
牧使劉航仲通自請書石既見其文遲迴莫敢書其子安



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仲通又陰祝獻可諸子  
摹本恐非三家之福時小人蔡天申厚賂鑄工得本以獻  
安石安石得之掛壁間謂其門下士曰君實之文而漢之  
文也獻可忍死謂溫公以天下事尚可為當自愛後溫公  
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矣天下誦其言而悲  
之至溫公薨獻可之子由庚作挽詩云地不若逢中執法  
為言今日再昇平記其先人之言也

呂海

彭忠永

字季長吉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

官至樞密中丞

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授官資之弊以謂科封非公朝之事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赦語百官皆得遷  
秩者公方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既  
肆赦果然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忠以親侍帷幄被寵  
參政缺負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節度使公抗疏極  
言至曰陛下行此覃恩無意狐兔獨為堯佐守忠故取悅  
衆人耳且言妃族秉政內臣用事皆非國家之福疏入  
仁宗震怒諫官吳奎等為上言其忠上怒解  
為荆湖北轉運使至部奏罷守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



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定民  
取貨吾不忍為遂無所獻

權御史中丞時是崇傑國大踴復有稱親之議諫官陳其不  
相繼論列者六七人皆以罪去公力

可且請召還言事者上未之察更為疏極論其事英

宗深加聽納事幾施行而大臣持之甚力故不果並明道

先生撰行狀又伊川先生集代彭中丞奏云濮王生

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朝

陛下之皇考陛下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朝

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

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交易也固非人意所

能推移苟亂大倫人理滅矣陛下仁朝之子則曰公

曰考曰親乃仁朝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臣

為當以濮王之子龔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凡百

禮數必皆稱情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

名敢昭告于皇伯父王自然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

皇無嫌貳之失矣

御史蔣之奇奏發大臣陰事欲援公為助乃曰公嘗言之公

亦謂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誠難究詰然亦有以取之故

謗言一興而人以為信且其首為濮園議違典禮以犯衆

怒不宜更在政府執政以之奇所論其味不可質迫公言

其所從來三問而公奏益急且曰風聞者以廣聰明也今

必問其所從來因而罪之則後無聞矣寧甘重謫不敢廢

國家開言路之法因極陳大臣朋黨專恣非國家計聖

降授給事中知黃州行狀



年八九歲時從世書進官岳州晨起將就學舍得金釵於  
門外默坐其處以伺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  
者也公詰其狀驗之信即出付之吏謝以數百金公笑不  
受曰我若欲之取釵不過於數百金邪吏歎駭而去  
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釵數隻棲於旅舍同舉者過之  
衆請出釵爲翫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  
知也皆驚求之公曰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釵者指  
而舉手釵墜於地衆服公之量  
嘗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每謂人曰吾不爲他學但幼即學  
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  
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彭思求

### 范鎮 蜀郡忠文公

字景仁成都人中進士第事 仁宗 英宗 神宗官  
至內翰

公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  
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  
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歐陽  
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  
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  
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耿舊  
風遂絕司馬公作傳

召試學士院詩用采龜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捲



竟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爲  
但取聲律便美非竟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  
憤辭而公處之晏然不辨

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以  
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之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  
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  
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  
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  
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蘇內翰  
撰墓誌

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國後謂之國陵宰相禮前爲  
監護使後爲國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

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綉珠玉以紓  
國用從之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  
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  
禁以通天下之情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  
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舍其子而  
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旣薨 真宗取宗室子  
養之禁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異其  
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  
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  
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



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設辭以  
拒臣是 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款也臣竊  
其意特恐行之而 陛下中變爾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  
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度焉聞  
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  
九見上面陳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  
當更俟二三年章九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  
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  
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貳事以 上春秋  
高每因事及之輒以感動 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  
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  
因裕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

英宗即位中書請追尊濮王下兩制議以為宜語三宿公將  
判大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  
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  
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既考 仁宗又考濮王則其  
失非特宣光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  
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  
安石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  
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  
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  
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賈一  
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  
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迺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絀絹亦青苗之化公曰預買亦散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爲比乎後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爲賞罰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蔽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

公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軾慙而退

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或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敢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一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鎮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奔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一起



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六宗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  
璣等攷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  
論難允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  
與劉九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公作律尺  
合升斗豆區黼斛欲圖上之又訪求真黍以定黃鐘而  
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既罷請大  
府銅造樂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廷  
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公作東齋記事  
曰君實三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為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  
同舍同舍不能決遂弈碁以決之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  
十年君實往西京為留臺予往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所  
撰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日莫能決又投壺以決之予

不勝君實權曰大樂還魂矣凡半月卒不得要領而歸豈所  
見然耶將戲譎耶抑遂其所執不欲改之耶俱不得而知  
也是必戲譎矣

公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其文清麗簡遠  
孝者以為師法九五入翰林四知貢奉九朝廷有大述作  
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  
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虞相曰此長嘯公也墓誌東坡  
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蕪於  
心却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法李薦談記  
公論性曰豈有生為此死又却為彼死似見得後却云自有  
鬼神又却迷也程氏遺書

有聞迂叟以今世之勇者叟曰有范景仁其勇人莫之敵



客曰景仁長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匹夫之勇爾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倡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矣然景仁冒不測之淵無勇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病前無可異猶戀戀不忍舍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溫公作傳

卿守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懽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取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鐘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墓誌



五朝名臣言行後錄卷第五

范鎮





